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

吳 潘維城學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 箋勞之陳鱣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之意也 請益曰無倦 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本今作無 箋請益鄭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集解 赦小過舉賢才 箋赦小過說文云赦置也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

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之類是也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才作材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釋文焉知於虔反其舍如字置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集解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矦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論語後錄曰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

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集解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

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皇疏

箋經義雜記曰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馬說所本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為正書字此鄭說所本潛研堂答問曰禮記祭法云黃帝正名

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於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為先故子路以為迂也拜經文集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為正輔時不行故衞君待子為政而子以是為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為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為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為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詁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階以前俱鄭學與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為不當正孔子世家以此說列論輒父不得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維城案左成二年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即以為

正名分亦奚不可者且史公在馬鄭之先義當竝存但以子路爲正名分爲迂則未免視子路太淺其實卽訓正字正名分意何嘗不包第子路泥於正字故以爲迂仍當從馬鄭爲允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集解鄭曰于狂也釋文之迂音于包云云遠也鄭本作于云云

箋迂說文云避也次於迴遑之下迴遑皆訓遠迂與遠義相近故包以爲猶遠也鄭本作于者禮記文王世子于其身鄭注于讀爲迂盍迂于古通丁授經曰迂當爲于往字之誤與佛肸章子之往也義同宋翔鳳鄭注輯本云于訓往見毛詩傳及鄭箋迂無往訓故改字爲于音義舊作狂近校本作枉皆誤論語後錄云于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子于亦往焉而已矣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當闕而勿據今出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集解箋蓋闕如也過庭錄曰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予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按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蓋稱邋者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為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闕如連文者非與包義異段氏說文解字敘注曰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或單字如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制下亦引漢書荀子為說云丘區闕三字雙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集解○釋文不中丁

仲反下同罰力暫反箋漢書刑法志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與則刑罰措矣讀書脞錄曰刑罰不中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後錄亦云夫子此言本呂刑周官後漢梁統疏引中作衷中與衷古字同據此則讀丁仲反者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集解○釋文所錯七故反本又作措箋錯一作措說文解字後漢張衡傳引措竝作厝論語後錄曰厝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漢書朝錯音灼音錯爲厝置之厝厝置字即措手足之措矣名之必可言也史記作爲之必可名**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箋穀梁僖十六年傳論五石六鶂事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論語後錄曰責子路之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集解○釋文學稼音嫁爲圃布古反又音布箋稼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圃詩傳云菜園說文種菜曰圃說文無蔬字經典通用疏或作蔬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集解○釋文上好呼報反下同夫如是音符襁居丈反又

作繈同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繈史記弟子傳同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陸本作繈說文繈負兒衣从衣強聲繈觕類也从糸強聲纇絲節也段注古繈緥字从糸不从衣絲節粗長謂之繈引申為繈緥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緥高注緥小兒被也繈褸格上繈也又直諫篇繈緥注繈褸格繈褸即褸格即絡織縷為絡以負之於背其繈謂之繈博物志謂其絡未及其繈凡繈紉者謂之繈吳氏遺著亦據說文繈繈義異謂古多繈緥連文說文緥小兒衣也重文作緥則繈繈亦一字況博物志云云是繈本以粗褸文結如网故訓粗纇觕粗也類多結如絲節也謂當為繈之或字說文分屬兩部未是論語後錄則謂繈非也應作繈李奇曰繈絡也以縉布為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裼韓嬰謂之稽四書考異云史記三王世家皇子或在繈緥作繈曾世家成王在強葆之中又借作強他如漢封襌書業陸于繈緥曹全碑百姓繈負大槃从糸為繈者多坐疏云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札樸曰雲南

蠶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
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四書賸言曰古凡習稼者皆
稱小人尚書無逸篇三言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
之事北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已
為小人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敎之蓋好禮義信
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即教字為教而學故
教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
圃毓草木注圃即載師所云場圃可樹茶蔬果蓏亦
治民之事論語發微曰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
法一夫百畝所以為稼五畝之宅所以為圃樊遲欲
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
者流即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小人哉者吏遲知稼圃為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
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廢闕斥大而封建壞多
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弊遲議修井田以
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闕治之心不知封建因
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閡之故聖人巳知貫乎古今適
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

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下無學則上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告學之所從出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釋文使於所吏反【疏】誦說文云諷也不能專對釋地文續云專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藝文志引作顓對雖多亦奚以爲經傳釋詞云言雖多亦何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令說文云發號也从亼卩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卩制也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

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集解箋史記以此爲出公哀公發羣經義證曰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援宜可據論語偶記亦曰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日何以見魯衛之士竝見二國之政俗未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人歌立與野王曰政加魯衛德化鈞云云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此論語述何則云尊之君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收本皆失故發此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集注王曰荊與蘧瑗史鰌竝爲君

子也集解○釋文遽其居反瑗于眷反史鰌音秋【箋】衛公子荊錢坫金文淯娥子錄門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荊哀公庶子也左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荊之母嬖公立為夫人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荊語特加衛字嫌與魯同故別之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釋文苟完音桓【箋】合說文云合口也完全也古文以爲寬字

子適衛冉有僕【箋】論語後錄曰此適衛在哀公元年四書考異曰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參乘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云云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孔子三至衛時孔子年譜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

去適衛與論語後錄合當是考異據史記去衛過曹在魯定公卒之歲又三歲而適衛則在哀之三年靈公已卒於二年夏安得有郊迎之事史記誤也冉有僕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衡問孔篇引竝作冉子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箋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鹽鐵論授時之道也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則夫子又嘗以答子貢問政非獨與冉有商治衛庶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釋文期月音基箋

史記儒林傳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期或作朞史記世家引朞月而已無可也一字云孔子去衛時語與儒林傳不同者一總其生平一記其時地也論語後錄曰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朞此期會字借當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 集解

○釋文勝殘音升注同 （箋）善人為邦百年史記孝文帝紀贊漢書刑法志諱邦為國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矣字殘說文云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

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大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緇衣正義○釋文王者于況反又如字【箋】漢書刑法志引此云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班氏甚約此兩章之文為說也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竝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三歲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成成

此道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卅三十并也世揅經室集曰此章論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注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詩緇衣正義周生曰謂罷朝於魯君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周生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箋〕陳鱣曰冉有時仕季氏故造於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詰之曰其事也其即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誤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于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朝證也績溪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之考工記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于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徵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爲郎指

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所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士藻所云及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衆論語內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過庭錄門詩緇衣正義引舜典闢四門注云卿上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內門者因卿士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矣冉子所退之朝指此而以卑注外朝為君之朝為解是則由前之說冉子為退自家內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為退自國門之朝其以為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引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傳語台家事於內朝以證鄭義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注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集解○釋文何晏於諫反 箋 晏小爾雅廣言云晚也晉語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夫子問冉子意同

子曰其事也 注

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集解【箋】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過庭錄曰魏書高閭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爲政何者爲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集解○釋文其與音預【箋】論語述何曰季康子先召冉子問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即于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而問之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日常行事也大夫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顓臾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否則不如之何矣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作吾其與聞諸侯疑衍侯字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集解箋幾易頤卦月幾望虞翻注近也子夏傳作近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匪風正義○釋文不易以豉反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釋文而喪息浪反無樂音洛箋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後錄謂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申鑒雜

事篇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晉書潘尼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邦竝作國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釋文葉公舒涉反本令作葉者說音悅

箋

葉四書釋地引括地志云楚舊爭霸中國連山累石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故以沈諸梁續撫焉論語後錄曰夫子自蔡遷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史記世家引作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近書大傳載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與答魯哀公齊景公不同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

故曰存于附近而來遠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謂孔子答定公以徠遠論語後錄以爲所見異本徠與來同而據史記崔實政論孔子答葉公以來遠謂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集解○釋文莒居呂反父音甫注同箋莒父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不言所在四書釋地亦第就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朝歌在衛正西謂莒父屬魯西鄙約略言之亦未明指所在惟山東通志謂莒國即今沂州府莒父境一云即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論語後錄取之春秋大事表曰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眾父其或然歟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釋文毋欲音無

本今作無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鄭曰直人名弓釋文公語魚據反直躬鄭本作弓云云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生曰有因而盜曰攘集解○釋文攘羊如羊反

鱣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鱣曰躬以盜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為人名故鄭據之讀書脞錄謂高誘盧植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

直人名躬論語後錄謂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竢質賸呂氏春秋謂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故語孔子而折裘焉左哀十六年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據鄭賚舊注因其失亡曰據高誘淮南子注凡六害自來而取之曰據皆與周生義近周禮司刑疏引作鄭注證說文云告也

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釋文父爲于僞反

箋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論語後錄曰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實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

之詔與夫子此言合可謂忠厚之至矣韓詩外傳四子爲親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受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語意與此相似皇疏幾諫章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引此二語竝倒置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集解【箋】居處恭執事敬洪範五行傳劉歆說內曰恭外曰敬論語後錄曰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釋文使於所吏反稱弟亦作悌同大計反○宗族爾雅釋親以自高祖至雲孫

旁及親同姓爲宗族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鄉黨見雍也篇學而篇云入則孝出則弟孝在門內故稱在宗族弟稱門外故稱在鄉黨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矣集解○釋文行必下孟反注同硜硜苦耕反箋硜硜孟子公孫丑篇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孫氏音義悻字或作硜然論語音鏗維城案說文無悻字悻說文云恨也當非此義

此當與憲問篇鄙哉硜硜乎同義硜硜爲磬聲葢形容其言行之信果如石之堅耳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集解○釋文噫於其反斗筲所交反算悉亂反本或作筭數色主反【疏】說文無筲字說文箾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箾陳留謂飯帚曰箾从竹捎聲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爲箾論語矣筲謂二字未知孰是今从竹肖文未全也過庭錄曰儀禮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葢與簋同一觳也按觳受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箾箾字竝可通筲云容五升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宜更小於斗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筲禮亦數不必定容斗二升矣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鹽鐵論大論引算作選論語後錄謂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

選作算是選與算同過庭錄疑作選者爲僞論語其或然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集解○釋文狷音絹(箋)中行孟子盡心篇作中道趙注中正之大道也必也狂狷乎風俗通義第三卷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集解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詩載馳正義(箋)狂者進取說文敌進取也攜文作敢古文作敢今作敢則所謂狂者偏於果敢之人也狷者有所不爲說文無狷字孟子盡心篇作獧說文獧从犬

睘聲睘睘卽獨行睘睘之睘睘詩唐風杕杜篇傳睘睘無所依也其首章曰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孟子行何爲踽踽涼涼趙注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皆形容獨行之貌故以睘作踽爲正孟子所以不屑不絜者當之不屑不絜自有所不爲矣則所謂狷者不偏於耿介之人也又論語先進篇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者過乎中行也不及者不及乎中行也所謂過猶不卽狂者過不及中行卽狷者皆中行之次故夫子因不得中行而思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集解○釋文醫於其反箋禮記緇衣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孔疏南人殷掌卜之人論語後錄謂或作卜筮或作巫醫字與義通鄭氏解陳鱣云鄭訓巫醫不能治者猶左氏傳所謂疾不可爲也巫善禱醫善療皆能治

人之疾無恆之人二者所不能治也巫說文云祝也醫治病工也惠氏禮說曰古者巫彭初作醫記嬛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曠春官大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烖則曰造巫恆恆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卻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恆者無恆之人巫醫非為信矣惠棟謂巫醫乃卜筮之謂詳下文

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集解（）釋文善夫音符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箋〕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易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緇衣正義引鄭易注云爻得正互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允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

之人易所不占也

集解

箋

論語駢枝曰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藏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蓍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南人有言云云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鄭以不占為卜筮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論語竢質迹其師惠棟說論語偶記茲以此為不占之意惠棟因以巫醫為卜筮之譌義九一貫論語偶記又云屈子卜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筴誠不能知此事斯旨也論語後錄云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疏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後漢書劉梁和同論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和而不同論語後錄曰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辨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鄉人皆惡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

於前故知是實善公羊莊十七年傳疏按坊引云云之說備於鄭注知約鄭義也○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同箋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述何云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略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釋文易事以豉反下同難說音悅下同箋禮記曲禮曰禮不妄說人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箋說文泰滑也段注滑則寬裕自如故引伸爲縱泰如論語泰而不驕是也雖城衆以泰字本義訓滑引伸詁此泰字屬諸君子恐未允當

竊謂驕泰字相似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連文則同故禮記大學以驕泰為忠信之反對文則異故此文以泰驕明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集解ㄱ釋文剛毅魚既反木訥奴忽反質樸普卜反遲鈍徒頓反〔箋〕論語補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木訥論語後錄曰漢書周昌傳周昌木強人也師此意君子欲訥於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从言內有訒言之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

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集解○釋文偲偲音絲本又作偲怡怡以之反

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正義詩常棣箋朋友

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詩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
友以義切切然正義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
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
云云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
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大戴禮立事
篇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論語後錄曰祭義漆漆者容
也自反也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
也此切切當讀同漆漆鄭云切切勸競貌維城案說
文云偲彊力也競彊語也則鄭注所謂勸競貌嵩兼
偲偲釋之引者脫去偲偲字耳故常棣正義云切切
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說文勸勉也勉彊也勸勉
力也讀與厲同則勸勵即勵也勸正字勵俗字勸勉勸
字皆从力亦具有彊力義熙熙憘憘皆怡怡字之巽文
疊韻字也說文無憘字熙熙左襄二十九年傳廣哉

熙熙乎又老子上篇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皆與和順義近兄弟怡怡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作兄弟怡怡如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集解箋卽詩傳云就也戎說文作戒云兵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集解箋穀梁傳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白虎通辟雍篇云明無不教民也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其習兵閱其車徒之數賈疏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

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此文以證田獵習兵之事公羊桓六年傳注引此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賈疏蓋合何鄭而一之過庭錄曰何以教為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棄論語後錄謂讀如鄭棄其師之棄是也

憲問第十四

釋文凡二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箋皇疏問孔子進仕之道也顏淵子路學優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四書考異曰侃敘篇次自云受自師業問恥之恥似說為仕而經文仍止作恥疏亦不以仕為義侃所宗凡十三家

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逮易其文邪繼城冢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邦無道而穀固為可恥至於邦有道當以貧賤為恥以穀又何所恥者竊謂夫子言恥當主邦無道穀說蓋以憲為宰辭祿自謂邦有道亦恐有不食其祿者故語以邦有道穀而推當邦無道乃為可恥耳否則以泰伯篇文例推之則邦有道穀亦宜有恥也字何獨於邦無道穀言恥乎史記引此章文憲作恥子思邦作國又下引子思曰克伐怨欲云云合下文為一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集解○釋文好勝呼報反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集解○釋文行之下孟反又如字疏論語補疏曰董子論

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情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為易進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邑覽察微云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窒孟子稱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卽孔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必屏妃姿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弧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卽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為仁也吳志鍾離牧傳注引此章文章首有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字可以為仁矣作可以為仁乎子曰作孔子曰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學而篇君子居無求安士宜志君子之志

而苟懷居焉尙得爲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集解○釋文危行下孟反注及下同鄭曰危猶高也後漢第五倫傳注箋危說文云在高而懼也从产自卩止之邦無道危行言孫釋文言孫音遜注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論也後漢第五倫傳注箋危行言孫孟子弔滕彙章指引作遜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釋文宮适古活反本又作括箋史記弟子傳作南宮括問於孔子曰羿

善射奡盪舟 釋文羿音詣奡盪上五報反下比浪反

箋羿善射說文羽部作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部作𢏚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說文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曰奡湯舟盪作湯者說文盪條器也段注郊特牲曰條蕩其聲注條蕩猶搖動也蕩者盪之假借維城案許以盪舟不作條蕩解故作湯不作盪蕩湯古通述而篇君子坦蕩蕩魯論讀蕩爲湯是其證左僖三年傳齊侯乘舟于囿蕩公則盪舟當作蕩舟盪乃通借字論語後錄曰古之稱羿者有三稱羿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竝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解字有羿又有𢏚𢏚下引此文許君說古文論語引作𢏚是古論作𢏚於羿下又云古諸侯一羿射師射師即𢏚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爲今文論語歟堯之子丹朱一羿也寒浞之子一羿也古者羿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也皆堯之子奡則作敖寒浞

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羿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考之經典少康所殺之羿有覆舟無盪舟若云盪舟為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傳之為合論語奡質謂羿篡夏自立為寒浞所殺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本夷羿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令經與相承作羿而羿字廢矣羿之盪舟紀年僞書不足據左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者澆也及天問覆舟斟鄩與此文三文相參羿即是澆蕩舟即是覆舟信矣困學紀聞又據說文羿下虞書論語並引而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疑倣即丹朱蔡沈孔注陸地行舟之說不知孔注乃後人僞託非出安國況康成書注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令水已治猶居舟中領領使人推行之則罔水為無洪水非言隧地也且丹朱亦未聞不得其死何得以是當适所吾之羿維城

案羿漢時本有作澆者楚辭天問王逸注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則僞孔以羿爲澆實本叔師但謂陸地行舟則經傳無徵耳**俱不得其死然**箋潛夫論五德志引然作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集解○釋文盡力津忍反溝洫況域反世皆王于況反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受舜禪稷未有天下而亦謂之有天下者猶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由其後日言之也答說文云小尗也非對答之義爾雅釋言曰俞盒然也郭云盒者應也釋文盒古答字說文無盒字吳氏遺著謂答古止作合釋詁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合口也合訓合口蓋謂口與口相應答也

南宮适出子

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尚史記弟子傳作上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釋文矣夫音符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釋文勿勞力報反箋書盤庚正義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詩隰桑篇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繹義述明曰呂氏春秋孟夏紀為天子勞農勸民高注勞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官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白虎通義諫諍篇臣所

以有諫君之義何蓋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云云物無尖志步隲傳孫權太子登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與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教雖實驅之欲盡性於明德歸分於君予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云云斯其義也貴非所望於君予哉是勞有勸勉之義也皇疏引李充說以勞爲勞心失之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釋文裨諶上婢之反下時針反草創初向反制也依說文此是創傷字創制之字當作俶

箋

爲命周禮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羣經音辨鄭作卑婢支切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誕風俗通義姓氏篇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左傳裨諶始見襄二十九年釋文本作湛云本亦作諶又裨竈始見襄二十八年人表列裨竈於卑湛之後論語竢質訓裨諶裨竈詒姑一人諶尚从火作煁其从言从水故形近而誤亦可假借也詩卬烘于煁傳

烘烓竈也說文解字曰煁烓也烓行竈也一名竈故字煁也宋翔鳳四書纂言謂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一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不更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維城案班氏爲人表諶時列國諸臣當有世本可據而以諶與竈爲兩人恐諶非即竈矣況傳云裨諶能謀不言其知天道而竈於襄二十八年始見即言歲棄其次而昭十七年十八年傳再請藉斝玉瓚禳火子產斥以爲知天道非若諶必資謀可否者其爲兩人無疑也卑氏任姓黃帝後見潛夫論志氏姓篇草當讀如屬草稾未定之草創釋文云當作刱是也說文刱造法刱業也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集解○釋文復治扶又反掌使所吏反孫揮許歸反更此古衡反故鮮仙善反

鄭曰討論整理書序正義

疏世叔即太叔古世太字多通用故太子稱世子太室稱世室也討論說文云討治也論議也修飾說文云修飾也飾㕞也段注發其糾紛而治之曰討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論从侖會意侖部侖理也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是則鄭言整理正可足成馬義非有異解也巾部飾者㕞也又部㕞者飾也二篆爲轉注飾即今之拭字拂拭之則發其光采故引伸爲文飾修飾也者合本義引伸義而依舉之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縟采不可謂之修修之从彡者洒㕞之也藻繪之也維賊案此文修飾下文言潤色則修飾止謂洒㕞塵垢下文潤色乃言施藻繪紛采也夫如是而爲命始畢孺大子所以若之也東里釋地三續謂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箋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集解箋邢疏鄭子西公孫夏也楚子西公子申也吾亦廬稿曰論語意原曰此必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政者也其說是也彼哉彼哉論語稽求篇曰埤蒼曰彼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紙韻遂各收佊字且各引論語佊哉佊哉爲證傅會者遂謂魯論本是佊字然案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戰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問管仲曰人也注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集解○邢本無鄭曰皇本有箋論語補疏曰詩所謂

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辭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之辭故注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美管仲非是經傳考證云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人也人即仁之謂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奪伯氏騈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釋文騈邑蔣田反又薄亭反地名飯扶晚反蔬所居反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

【注】鄭曰伯氏齊大夫禮記雜記正義騈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坊記正義

【箋】奪說文作奪云手持隹失之也段注引伸為凡失去物之稱伯氏皇疏云名偃未知何出阮元積古鐘鼎彝器款識曰伯齊彝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寨土中考柳山寨有古城基即春秋之騈邑論語云奪伯氏騈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為伯氏或即伯氏之器歟山左金石志謂之父癸彝云伯氏或即伯雝父[illegible]

[illegible]與之後齊之世族猶齊三家鄉季氏孟氏也駢邑漢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川有伯氏駢邑水經巨洋水注亦云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論語後錄曰駢本作邢紀地爲齊襄公所遷者三百雜記正義云鄭注易訟卦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四書釋地曰荀子仲尼篇齊桓公主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秋槎雜記又據秦策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爲三百社社義亦通然經言邑不言社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論語偶記亦主鄭訟卦注說云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管仲所

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經學卮言
云奪如八枋之奪益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
自益之謂也論語補疏亦據八枋注謂臣有大罪沒
入家財者益伯氏當此罪也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
廖問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
徙梓潼郡十二年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
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
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已哉習氏引
以例諸葛今轉可引以例管仲那疏未詳也惟
召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難爲一章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集解本無依考異據一本補入

釋文怨難乃旦反驕易以豉反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釋文公綽

昌略反本又作卓滕薛上徒登反下息列反

○孟公綽惠棟曰綽當作卓左傳作卓見徐邈本又唐扶頌云朝有公卓卿古文卓讀為綽也四書考異曰左傳襄九年齊侯使公孟綽鄒師于矣公孟綽齊臣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本又作卓趙魏晉六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滕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藉續漢書郡國志魯國薛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四里後漢書常彭傳孟公綽優於趙魏老注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連及不可為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稱大夫臧孫紇也集解○釋文之知音智孫紇恨發反

○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是武仲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

公綽之不欲

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集解卞莊子之勇注鄭曰秦大夫釋文周生曰卞邑大夫也集解○釋文卞莊子皮彥反鄭云云箋秦策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卞故鄭以為秦大夫論語後錄曰卞即季武子所取者鄭注非也枋子款畧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賓魯人陳鱣又據韓詩外傳十云魯興部卞莊子請行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後漢班固傳崔駰傳皆作卞嚴注以為稱人卞邑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界東是魯地非秦地且臧武仲公綿冉求皆卞八當如周年烈注卞字亦作弁漢書東方引傳弁嚴子即卞非子也春經補義經學卮言賓鑒齊札記菑據左襄十六年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謂即孟莊子速經學卮言又諸左傳齊歸孟陰伯之喪卞人門告孫孟氏私邑之徵維成梁孟氏食卞傳允無明文論語

子張篇曾子述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不云卞莊子則卞莊子非孟莊子明甚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箋雍也篇求也藝文之以禮樂論語後錄謂諡法經天緯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緯以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集解箋經傳釋詞曰曰語更端也見利思義者禮記曲禮曰臨財毋苟得注爲傷廉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箋見危授命者曲禮曰臨難毋苟免注爲傷義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要作約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箋禮記檀弓注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論語後錄曰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公明賈孟子

有公明儀公明高嘗是姓公明名賈讀書蘂錄曰明古讀如羊郎禮記雜記之公羊賈是則公明高郎公羊高然不問有公羊儀也存之姑備一說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引乎作有諸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集解

○釋文不厭於豔夫子時然後言問何論衡知實反下同樂然音洛篇引後皆往行緒辯篇引其言其笑其取下皆有也字樂然作笑九經字樣引字統注云笑從竹從犬竹爲樂音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爲沂肯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引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寸經述於曰重言無爲抑揚之詞與馬氏本異韓詩外傳侯公使子貢擧孔子亦曰詒豈其然詒豈其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釋文以防音房不要一遥反

左襄二十三年傳臧武仲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謁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此以防求爲後於魯之事也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曰魯有三防隱九年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即此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論語釋故論語後錄但言二防亦以防爲東防是也難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者禮記表記曰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道猶大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食祿必以其彊與君要也是則以道去君猶且不可久戀況武仲得罪出奔

據邑以請也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集解〕○釋文譎而古穴反詐也朝之直遙反狩本亦作守手又反〔箋〕譎方言云梁益謂譎欺天下曰譎穀梁僖公二十有八年正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傳曰諱會天王也范甯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言盟踐土而不言狩河陽不若鄭據大子之論義尤正大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集解〕〔箋〕穀梁僖四年春王正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
潰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蔡潰以桓公爲所侵也不土
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鱣曰穀梁疏云論語齊桓
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主之據
此則鄭同馬也圉學紀間曰李節世紀云桓公會不
適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譏內盟子虎矣桓公衛
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奭臣抑若文公則爲元晅執
桓侯矣此大子所以有正論之辨經義述聞曰說文
譎權詐也訓許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
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譎
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論省權詐之名騶鐵論
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亾春秋繁
露王奭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
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
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是權譎也正經也言皆文能
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
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
引尼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

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遊道篇晉文公論而
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論所日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
陽侑俯哀姜號于爽孔子日齊桓公法而不論以爲
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論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
免其視也法與正間義法而不論古人以爲齊桓之
過則守正爲齊相之所長權論爲齊桓之所知較然
甚明然則晉文公論而不正亦是嘉其論而惜其不
正可知矣論諸發微日漢書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
諭法古文作全班所引爲魯論今作正器古論本作
全後人罕見全字遂故爲正案兩正字皆當作全同
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論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論
則爲權不善用論則爲言故許君以權許兩義解論
此論于當以權爲義倚十八作盟于踐士後語公
朝于王所公于傳日尉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
天于在是杓爲不言大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
注目時昔文公年老恐編功不成故上自天子日諸
旅不可卒役聽七居從七下謂諸旅日大了作是不
可不剸迫使正君臣則王法鄭川日惠時可與故者

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
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
不法鄒陽言晉哀羨云云師內法謂不能用權以免
其親蒞齊桓公知正不知權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
鷸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苟文知權而不正故
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
而人事狄王道備成存秋之治在可與立文可與權
也論語逃何曰論讀王文論諫之論二伯無所僾步
也春秋書皆文則論為之譏本惡故曰論而不正書
齊桓之纂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矣經史問答曰聖
八去春秋時近所見閒必詳不僞如今日區區一傳
也若但以三傳則齊桓極有可邪不當以聖人之言
遂謂高於皆文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頗之
亂衛人助逆王言大傻桓公已圖衛前後一十二年
譏鄭臈公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于特
陽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八
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競受略而還習是一匡天下
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大叔旦

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
鄭始親曾之功自諸姑始而於是存三亡國首止定
世子甯毋拒鄭子華癸邵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
晉則求牲讀浸乎賢方伯矣盟八許之或自其中葉
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其初年未可怨也若晉文之
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追柔愉又適嘗楚勢
鳴張中原崩賞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憂遺楚侮
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削之以為諸
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甍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
中若使多享遐辭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
有可觀者至於請隨召王國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
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
兵車皆其歲大節日至於正為之門則不過彼善於
此維城案請曹風下泉字云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
刻下民不得其所變而思則王賢伯也陳負乇請疏
謂共公朗位在舟倍公八年存秋經洮于癸邱于
賊于牲邱于淮齊桓公作方伯其公幾盟會無不至
自笱文公終觀狀之怨使討八曹執曹伯界宋人取

濟西田終其公之世不得儕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曹伯之豎侯獳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足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其公時晉文正在位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衛風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至晉文繼霸詩無美之者二詩可爲夫子兩言之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釋文公子糾居黝反召音邵

箋左莊八年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其事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鄭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

皇疏○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釋故曰國語云桓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斷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爲據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之衣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鄫云云[illegible]兵車之

要 論語

會傳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
會淮又殺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
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貫與陽穀
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為管仲
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合之數然范
數衣裳自非十三年會北杏始北杏會諸侯經皆稱
人傳以為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
曰可矣乎是此時恒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
于柯曹劌劫齊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
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後年又會鄄背莊推齊為伯
又後年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之諸侯齊侯
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
仁其仁故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
與陽穀因已九合矣則九合始非十四年會鄄以至
葵邱依范注止有八劉炫以為兵車之會唯有三洮
亦衣裳之會穀梁說其說為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
葵邱為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

兵車管仲死也葵邱爲桓之極盛於是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爲桓之始衰洮之會在衛母之後葵邱之前止九合之數也蔽厓考古錄曰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釋廢疾數九會則自柯之明年爲始以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而葵邱以前又去貫與陽穀爲數止入故後人有以公子結之盟當之者又有讀與爲數而其所去惟貫者疑不能明邢疏又以北杏與陽穀爲九與鄭說小異而史記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義以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邱說之數既不符又誤以盟洮爲衣裳之會此又一說也近所傳九合之目則北杏一也會鄄二也又會鄄三也盟幽四也又盟幽五也會檉六也會首止七也盟甯母八也盟葵邱九也與前說又異案北杏之會稱人穀梁傳謂將以事授之誠不足信九合之數會鄄左氏傳宋服故也又會劉左氏傳齊始霸也盟幽左氏傳鄭成也又盟幽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齊侯得衆也會檉之檉左氏

作舉傳云盟于舉謀救鄭也首止左氏傳會王大子鄭謀甯周也甯毋左氏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穀梁又特表衣裳之會葵邱其最盛者觀孟子所戴可見穀梁傳云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與孟子合公羊傳謂叛者九國諸來無據此八者誠足當九合之數缺其一當爲陽穀合三傳觀之與其謂謀伐楚者以明年有召陵之師也其謂大會與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者亦葵邱明禁意也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二說與鄭此注不能諧合惟論語謂公羊傳詳料云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則九合宜酌自柯始北杏在其先范氏敗北杏非也左氏僖三傳云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言謀伐楚則兵車有無未可知不應在九合之數公羊僖九年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亦不應入九合之數矣足中鄭義論語後錄又引管子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

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
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
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元官諸四
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
於元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
國之所行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亦一通也論語
發微曰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
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案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
出而巳以一匡九合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
言諸侯至多而巳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
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亦約畧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者即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
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

讀書脞錄曰管仲才優於德輔翼桓公尊周攘狄其功元不可沒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其功爾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自孔安國誤解蝶辭觡紕岀鍼後之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祗知有管仲云爾不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獨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副潤黜竄於其閒乎如其仁如其仁經專釋詞云如猶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管仲之力也說苑善說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

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正義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集解○釋文者與音餘又相息亮反下同箋霸諸侯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下引此文一匡天下漢書郊祀志注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一說

謂陽穀之會會諸侯云無障穀無貯粟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矣集解○釋文被髮皮寄反左衽而審反一音而鴆反箋被髮左衽漢書匈奴傳贊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言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集解

箋諒說文云信也溝瀆左莊九年傳殺子糾於生竇史記齊世家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

鄒誕生本作華瀆華笙磬相近論語作溝瀆論語後
錄讀書叢錄論語誒質竝謂句瀆卽溝瀆論語發微
曰桓十二年公會齊人燕人盟于穀邱左傳作盟于
句瀆之邱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
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遷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
穀邱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
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卽穀邱也在春
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
得有督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因王豹于句瀆之邱或
其時曹將亾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因人
于曹地也蓋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
以聲轉而異其字也醵賤戴琙涗沼惣毆鋼哭氏遺
著亦據桓十二年經傳謂溝瀆二字合聲爲穀復引
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二十九年執公子
貫于句瀆之邱哀六年因王豹于句瀆之邱謂句讀
乃齊用刑之地名猶衞之有因諸也句溝古今字據
以上諸說則溝瀆之卽爲溝瀆無疑徐幹中論知行
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

匹婦之爲諒矣又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淺傷皆以此節指召忽言論語發微謂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昔一已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四書考異亦云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一匡九合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由言如其仁其者貴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者爲夫子貶召忽固哉其讀書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釋文大夫僎本又作撰同士免反

【箋】四書賸言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羣經義說論語後錄並據檀弓陳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爲說是也臣字宜屬上讀大夫僎漢書人表作大夫選五經文字僎西兖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

子聞

之曰可以爲文矣【發】論語後錄曰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竝無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據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之佚事以合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夫如是音符下同不喪息浪反下同又如字仲叔圉魚呂反祝鮀徒何反【疏】子言衛靈公無道論語述何謂人子當事衛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仲叔圉治賓客云云述何謂舉三臣以勸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illegible]念

於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仲叔漢書人表作中叔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集解○釋文其言之不怍才洛反慙也箋大戴禮立事篇君子出言以鄂鄂盧辯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與馬本不同讀書脞錄曰作當通作怍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怍楊倞注怍與作同說文亦云作慙也則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則下有其字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集解○釋文弒簡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而朝直遙反先齊齊必沐浴側

皆反亦作齋字

箋

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論語稽求篇曰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截相為表裏第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諸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臣未閒也其兩相得體如此禮記王制正義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

公曰告夫三子

釋文告大音符下同

箋

論語偶記曰左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竊謂當以此文為正蓋季氏雖為家卿冉將兵柄實三子分北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抑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足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

子之文為正哀公旣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為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為正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豈以君命而至私家圖國政耶詩裘裳正義云哀公不能自專其義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集解〕○釋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語之魚據反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疏〕禮記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為事君之正然但知無隱而不知勿欺猶未盡事君之道也故夫子以此告子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釋文爲己于僞反

箋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云齊王問於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荀子　篇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者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釋文蘧伯玉其居反

箋蘧伯玉禮記檀弓注云衛大夫高誘呂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淮南子作璩伯玉論語稱求爲伯玉於春秋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

則此時巳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其在強仕之年可知乃後此而大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伯玉巳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生之證使人於孔子當在哀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疏夫子何爲論衡問孔篇引爲下有乎字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集解○釋文使者所吏反下及注同疏使乎使乎漢書藝文志曰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論衡問孔篇曰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四書考異曰論衡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爲其正文所有疑不能明也段玉裁經韻樓集謂猶孝乎惟孝包注以爲美大孝之辭使乎使三字當逗

下一字爲永歎之語助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其以爲美使者之辭與此注善之義同惟不以爲再言而必別讀一使乎使三字一逗則經傳幾見有一逗之下單存乎字者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箋】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辭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曰思不出位論語後錄曰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即立不易方之說論語稽求篇曰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一章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貢爲其出位謀事故也論語竢質亦云曾子云云中夫子之言也夫子之言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若記彼文者未之聞爾此則兼聞曾子之言正相印合遂幷記之也四書考異曰易象辭君子下有以字詩叙采箋思不在其位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釋文其行下孟反或如字箋禮記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潛夫論交際篇君子疾夫言之其過其行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釋文知者音智不惑音或箋君子道者三孟子厄陳蔡章趙注引作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子貢方人注鄭曰謂言人之過惡釋文方人如字鄭本作謗云云箋方人鄭本作謗者論語後錄曰方與旁旁通因之亦與謗亦通謗字从旁也方道旁者書方鳩或作旁逑是陳鯉亦云古文謗作方益謗从旁旁又从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鄭故

從魯不從古讀書脞錄曰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意異也　魏志胡質傳引此文上有孔子曰字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釋文夫我音符暇行訝反**箋**賜也賢乎哉經傳考證曰賢猶多也禮記檀弓又多乎哉多多矣乎予出祖者語意相類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有饒衍意故下文曰夫我則不暇維城案以賢訓多古無此訓詩北山傳云賢勞也此賢亦當訓勞與暇字相對謂賜不厭勞而我則無暇也胡質傳引我上無夫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集解**箋**管子小稱篇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語意與此相似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釋文不億於力反

箋逆當讀如以意逆志之逆詐說文云欺也億讀如億則屢中之億覺說文云寤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

包曰微生姓畝名也集解○釋文丘何或作兵何鄭今作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爲是

箋微生畝漢書人表作尾生晦微尾古通說文晦重文作畝云晦或从十久是晦正字畝或字栖栖說文無栖字其卥字下云鳥在巢上彖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是西爲棲之本字集韻棲重文作栖鳥棲或从西通作西是栖爲西之俗字左哀十年傳孔子以孔文子將攻大叔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是夫子曾以鳥自愉矣微生畝言栖栖猶詩采采芣苢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言夫子歷聘諸邦皇皇無定耳漢時本作棲棲楚辭九辯獨遑遑而無所集王逸注孔子棲

棲而困厄也班固答賓戲棲棲遑遑孔子曰非敢爲
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棲棲皆其證
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集解
箋子罕篇云子毋
固故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德
也集解○釋文驥音箋驥說文云千里馬
冀古之善馬也也孫陽所相者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箋以德報怨老子恩始章大小多
少報怨以德說苑權謀篇孔子
曰聖人報怨以德責讓書旃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
怨札樸曰德不作惪說文云惪外得于人內得于己
也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箋禮記表記
子曰以德
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四牡

考異云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以相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卽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集解鄭曰尤非也釋文夫音符不怨於袁反又於願反注同不尤鄭云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箋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吾不怨天云云云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曰何爲而食地以

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薇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云云知我者其天乎論語發微亦云此孔子自言修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閒也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決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集解○釋文伯寮力彫反愬悉路反譖也側鴆反

箋公伯寮說文作寮云寮从穴寮論語有公

伯寮今从宀作寮說文無此字史記弟子傳作僚亦非史記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維城案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爲傳並非繫空撰出不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爲誤也論語後錄曰寮與子禽同類耳愬據說文爲訴之或體說文訴下引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注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集解

箋論語後錄曰世本曰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傳景伯名何陳鱣曰忌字誤衍

夫子固有惑志箋集解本此下引孔注蓋以志字絕句史記惑志下亦閒注文下作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

有罪旣刑陳其尸曰肆也集解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秋官司市疏○釋文市朝直遙反

箋拜經日記曰季孫惑志于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向季孫辨子路之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它又知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眾棄之景伯必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肆諸市朝若左成十八年傳晉厲公誅三郤皆尸諸朝三郤皆大夫故于朝不十八年傳齊人以桎尸崔杼於市崔杼亦大夫不於朝而於市者以其死已久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釋文也與音餘箋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

子曰賢者辟世釋文辟世音避下同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

治邦也集解○釋文適治直吏反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集解○釋文長沮七餘反荷蕢上胡我反本又作何音同下其位反蕢草器也下同楚狂接輿音餘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箋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與包鄭不同風俗通義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疑與鄭合小異於鄭而大異於包孟子盡心篇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

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古與賢者辟世合作一章故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僭記以包注爲允陳鱣主鄭氏說謂包所稱晨門封人雖隱下位核以四者之辟則非矣王鄭云云益不足據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後漢蔡邕傳注【箋】石門四書釋地曰或曰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地凡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陳鱣又據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謂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閻微君曰不曰孔丘而曰孔氏以孔里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是也晨門羣經義證云門者多舉昏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於石門不及入城故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閽人疏晨門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人也四書考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疏

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術今皇本高麗本並複石門二字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氏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集解○釋文者與音餘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箋〕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帳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也有所病於世或以爲鄭注則作者七人注以荷蕢爲辟言不應彼此互異非也擊磬隸釋賠孔宣公泰帥碑荷蕢微者反差擊磬之心磬作磬荷蕢漢書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詩商頌百祿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傳何任也簝云謂擔負段注謂經典作荷者皆後人所竄改是則此文古本當亦作何也說文荷芙蕖葉非此義蕢說文云艸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知古論蕢作臾荷不作何

知許君時古論已然矣說文繫傳通論作擁堞子未知何出四書考異謂擁堞當即荷蕢恐不足據雉城案禮記明堂位蕢桴注蕢當爲凷聲之誤也說文凷墣也从土一屈象形塊凷或从鬼則蕢亦可讀爲凷荷蕢者猶云負土也亦通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釋文硜硜苦耕反莫己音紀下斯已同

箋硜硜論語古義論語後錄竝云硜古文磬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論語竢質陳鱣竝同竢質又謂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石爲磬石聲磬異言之尚哉硜硜乎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德明以苦耕反硜誤矣史記孔子世家引無既而曰鄙哉五字斯已而已矣世家引作夫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

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集解○釋文則揭起例反揭揭上起

例反下起列反又皆起例反

鄭曰由膝以上爲厲

詩匏有苦葉正義

箋深則

厲詩釋文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爾雅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毛傳同戴震毛鄭詩考正曰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作砅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石詩橋有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論語後錄亦以許義爲長爾雅正義云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辨矣然古字段借誼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探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短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躍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濿是相如劉向皆宗雅訓不可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

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訓閒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度其淺深別居室可喻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屐石渡水之義而傳合橋梁也經義述聞亦曰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卽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非謂橋梁也自當从雅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砅爲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爲石橋也水經注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段注說文云履石渡水乃水之至淺尙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砅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砅者許偁以明假借

其或然歟淺則揭過庭錄曰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過故曰揭說文則涉徒行厲水也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云由膝以上為厲則涉者正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古鄭據故文其說可通也陳鱣謂釋水云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益分舉之則三總言之則二以鄭為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左傳同是爾雅本有兩文故鄭服據之也包云以衣涉水為厲則亦以繇膝以上言之不謂由帶以上也此注當有繇膝以下為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釋文末之難如字或乃旦反箋經傳考證云果哉六字二字為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亾之辭意皆相近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鄭曰諒闇謂凶廬也後漢張禹傳注○釋文諒音亮信也陰如字默也鄭讀禮為梁鶴箋高宗詩商

頌譜正義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云謂武丁
也諒陰高誘呂覽注引作諒闇論語後錄曰喪服四
制止作諒闇鄭康成注諒古作梁闇情默鵪楣謂之
梁鵪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
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少被之既葬
則翦去少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
廬與闇同意孟子言滕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
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闇歟諒本梁字與諒通闇
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默孔義也是爲無本之
談過庭錄曰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古文當作諒作
亮是隸古定本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融書注曰亮
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僞孔傳同此
古文書也論語諒陰孔注同亦古文也伏生書大傳
作梁闇云高宗居凶廬此今文書也闇小戴記亦今
文故亦作梁闇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
古字可段借作梁非謂古文者如此也又公羊文九
年注引論語作諒闇皆是爲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

注同知鄭同魯論而不從古讀也陳鱣曰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訓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喪服四制作諒闇陰闇音同故孔作陰也維城家僞傳訓亮陰爲信默而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注同疑正義誤以僞傳爲馬注否則馬爲鄭之師因深於三禮者何予不知天子諒闇之禮而必待鄭言之邪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已己百官也集解〔箋〕論語補疏云總攝束也已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以聽於冢宰三年**

〔箋〕禮記檀弓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周禮冢宰注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論語述何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即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常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衎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禮記檀弓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聽於家宰三年書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家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辭稍異而義同疑皆本此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釋文上好呼報反易使以豉反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箋論衡宣漢篇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集解○釋文原壤而丈反夷踞音據

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魏書李業興傳陳鱣曰傳上引論語文下引此注今檀弓無此注與馬注論語略同當是鄭論語注

【箋】原壤左氏傳有原繁原仲孔子弟子有原憲則原其氏壤其名也夷俟羣經義證云墨子天志中篇紂越厥夷居非命上篇紂夷處即此夷俟之文儀禮士喪禮奉尸侇于堂注云侇之言尸也喪大記釋文夷尸也陳也本或作侇記云夷俟狀其箕踞如偃屍也論語釋疏曰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咯之奚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蹲踦展啟肆踞也夷俟即是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跛肆與鞠躬爲窮躬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

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釋文不孫音遜弟大計反長無丁丈反叩其音口又音扣脛戶定反【箋】脛說文云胻也又云腳脛也胻脛耑也段注厀下踝上曰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又曰耑猶頭也脛近厀者曰胻言脛則統胻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集解○釋文傳賓直專反【箋】闕黨日知錄謂即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論語後錄亦云即闕里古今人表作厥黨謂古者闕與厥通說文解字足部有蹶或作闕是惟釋地又續謂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黨猶達巷黨人之類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亦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

於闕黨爲證以居爲暫居釋地辨證云新序雜事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此闕黨正孔子所居曲阜之闕里孔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也闕氏本兗州府志謂闕黨非闕里不足據

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釋文者與音餘注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儀禮既夕記疏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集解○釋文不差初佳反一音初賣反

箋 借抱軒九經說曰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爲究也闕黨之人或使之童子將命於孔子蒸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於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竝行踰節躐等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鳥可速爲者哉四書紀聞曰此章注疏本不誤韓退之贈張童子序曰愈將進童子以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是亦以速成非美與注疏同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終